

现场

2011~2012文学双年选

短篇小说卷

贾平凹

主编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费孝通
主编

现场

2011~2012 文学双年选

短篇小说卷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现场：2011～2012文学双年选·短篇小说卷 / 贾平凹主编.

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3.1

ISBN 978-7-5057-3137-0

I. ①现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6676号

书名	现场：2011～2012文学双年选·短篇小说卷
作者	贾平凹 主编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00毫米 16开 15.75印张 251千
版次	2013年1月第1版
印次	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137-0
定价	32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总序：说说今年这个选本的变化

贾平凹

在文学上，说到气候的变化，尤其是说到文章的格调变化，都很有些年头。年轻面孔越来越多，写法也越来越多。对过于激烈的变动，人们拿不准的时候居多，但是也乐于看到生力军壮大。我是说：互联网。网络载体对当下的作家们有突出影响，这就使得文学的对话方式更简便了。我想，我们当下恐怕正在面临一个以变出新的文学场景。

那么，我们这里每年照例要做的年度文学选本要不要跟着变一变？变的方向在哪里？变的效果会不会好？

在我看来，“选本”的变化还是要有一点。现在的好多大文章、好文章不在纸面上产生了，而是借助于网络论坛等传播空间一下子抓住人。再者，有些数字化的新闻媒体也开始和文学发生边界交接，不少轰动一时的时政类新闻里其实深度包含着文学的情怀、文学的表述等人文要素，只是没有自称“文学”罢了。这些情况，都是促成文学选本发生变化的现实依据。

我跟我们优秀的编选团队交流的意见往往就是围绕着“变”而来。眼光要放得更远些，选择的标准要更包容些。具体来说就是三句话：不放弃名家大作，不抛开新人新作，不舍弃意味独特的闪光之作。总之，既然是“变”，就势必会打破一些常规。当然，这些选文的常规也并不是谁谁定好的标准答案，它本身也在观察读者需求。

凡是调整了菜谱的厨师，那目的都不是为了显示他的能耐大、心思巧，而是要食客们吃得开心，吃得热烈。对文学年选来说，读者就是它的食客。读者的期待永远也就是这么一个期待。我们在眼下这个四卷本的年度选本里也是这么调整的，兼顾了营养和口味。为读者着想，是编书的人有必要一直考虑的头等大事。

今年，这个还算扎实的选本大体贯彻了这个基本的意思。读者诸君只要开卷一阅，便知个中底细。不管是大众最为喜爱的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选本，还是稍显冷清的散文、诗歌选本，都在“变”字上花费了工夫。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选本变得好看，变得值当，读上几篇不至于后悔跌足。

我这里说得多，人家以为是卖膏药的劝人入彀，不如就此止笔。

到了书店，自然该让读者去评说。

目录

特别推荐：

王顺健作品 努力忘记登高望远 001

洗阿芳的事/鲍 十 014

手术/毕 亮 031

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/邓一光 039

天气预报/范小青 055

预演/冯积岐 064

实验小说二题/黑 丰 071

肉烂都在锅里/侯 波 077

鸽子/蒋 林 096

说服/蒋一谈 106

过户/梁晓声 115

皂之白/刘庆邦 131

无罪辩护/孙红旗 141

你什么时候死/孙智正 157

空城计/王保忠 168

任务/王 凯 180

火把与少年/王唯径 191

石榴/徐刀刀 203

钓鱼/赵志明 212

眉毛很重要/纸裁缝 220

特别推荐：

王顺健 作品

努力忘记登高望远

推荐理由

与当代生活的奇特融洽，与心理现实的恰当妥协，与小资人生拉开距离的互相嘲讽。它写出中国人生的内在震惊。而这，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思想点缀。

——《现场：2011～2012文学双年选（短篇小说卷）》编委会

推荐语

看到一个杰出的小说而不感动，我是做不到的，这犹如看到正义而倍感震惊一样。凡此，都是现代文化的恰切隐喻。我对这篇小说的重视由此而来。在其中生存的人，目睹人之道在毁灭而心安理得；在幕布之外的我，听闻悲剧而知其秋声簌簌。察言观行，妙在无畏，以文济道，天命可知。 ——兴 安

并不是每一个短篇小说都能预演一种现实人生的走向，也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让人产生不快。只有杰出的挑战变化的激烈文本，才愿意如此尝试写作本身的可能性。我不认识作者，但我相信他对当下人生的判断。这都是因为，有一个小说，它叫《努力忘记登高望远》。 ——白 烨

以个人才华和文体属性的契合程度而言，王顺健早就应该进入一流小说家的行列。无论对作家本人还是每一个走近他的读者，《努力忘记登高望远》这篇小说绝对值得珍藏。他的叙述刁钻而刻薄，在一种伪装出来的笨拙、粗心里藏着一把飞快的匕首。他的叙述，提供了匕首刺入皮肉的瞬间快感和绝望求生的觉悟，是一种诡异的混合，是一种泄露天机的策略。 ——刘全德

得见这个小说，我的欢欣可想而知。对此，我只能说一句对抗大师的话：感人的事物都是那么相似，它们更相似的是感人至深的霉运。所有读者：你对它的喜爱注定饱含偏见。不过，我乐于见到它目前为止所遭遇的命运，这就是：好的小说，总让人误读。 ——李江华

努力忘记登高望远

王顺健

1

那些来了北京还常常登高望远的人，我对他们是放心不下的。怎么说呢？叫居心叵测，还是惺惺相惜，似乎都不准确。苦于找不到内心的密码，也苦于自己庸俗的表达，总是不能像哲学家或者思想家什么的，一语中的，一针见血，鲜血淋漓，淋漓尽致……看看，看看，我就这么庸俗，喜欢用成语，还喜欢成语接龙。有一次，我都被人称为作家了，还为了“鲜血淋漓”到底是不是成语，跟邻居家的初中生争得面红耳赤。后来，感觉自己好歹还喜欢小说，就脸红着躲到小说的后面纳闷起来。有一天，还是那个初中生，看到报屁股上，有我一篇小豆腐块，居高临下地问我，你知道什么叫小说吗？我突然想起，这几个月来，一直在思考的一句大思想家的话，就说：“小说是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发现！”可把他给镇住了。从此后，他见到我就低着头走路。我一直想不通的那句话，似乎一夜之间就想通了。梁晓声说过，在特别场景下得到的良言，可以视作是自己生活中的发现！啊，我拥有了一句金光闪闪的思想，随之，我的人也变得金光闪闪、神灵活现了。站在深圳这座小城的最高处，向南，我看到了太平洋，望北，我看到了天安门。

我肯定是个喜欢登高望远的人。这个不辩自明。我知道北京还有更高的楼，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，于是草草把深圳的房子贱卖了，跑到北京，找个小旅馆住下来，又跑到一个报社打起短工，出一张生活类的小报。报

社里的报纸杂志是免费看的，我在那里面收集了好多售楼的重要信息。接着，我起早贪黑跑去踩楼，知道自己要到北京来发展，买个房子也是注定的了。当然我要买那种可以登高望远的房子。所以只要报社主编一走，我放下正在编的稿子就溜了。时不我待，对不对！那时北京的房价涨得多猛呀，一天一个价，一天不下定金，损失就可能上万。报纸的发行量半死不活的，但主编活得好像很滋润。在他每天下午消失的三个小时里，我用了两个月时间把整个北京城踩了一遍。

这一天谢了顶的赵主编刚刚离开，我抬脚上了楼下的地铁，今天有一个楼盘突然给我打电话，他那里似乎有我想要的房子。我在地铁里刚刚坐下，一个卖报的小贩，在走廊里大喊：“大明星刘德华跳楼自杀，快看快看，重大新闻！”我眼前一亮，小贩的报纸在我面前晃了一下，我把头一摆，没理他。有什么呀，大明星也是人，怎么就不能自杀呢？坐在我附近的几个人抢着买起来，我看看了报纸，头版头条，大照片上果真是那个刘德华。我忽然一愣，干吗明星们非要选择跳楼呢？是不是想有一段飞翔的快感呢？我掏出钱，对着小贩的背影叫了一声。他转身时，我看到他太阳穴附近有一大颗红痣。一拿到报纸就知道上当了。八版黑白印刷套印蓝色大标题的小报纸，卖两元钱一份；头版不见刊号，没有主管单位，没有报纸的社长、总编。编辑是一个人，叫马家；所有文章的作者署名，不是飞马，就是木瓜。报纸的社址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建业大街西三小街六横巷333号，联系电话有一个，一看是九位的。这是个未来的电话吧？北京和上海的电话才八位。刘德华跳楼自杀不说，其他版面的内容也是乱七八糟。居然还揽有许多广告，仔细一看，什么冰火两重天呀，碳烧两红呀，94女儿红呀，火烧紫禁城全城一绝呀。终于看到一条正常一点的，却是在传授开锁技术，密码箱、保险柜、防盗门、汽车锁等，无所不能，无锁不开；另外赠送美国窃听器、电动开锁器、台湾金刚十字开锁器、少女十八摸万能钥匙等等，像是旨在培养犯罪分子或者高级侦察员之能事的。

2

楼盘在东三环附近，我在国贸下了地铁。售楼先生朱小宝远远向我走来，我们是第三次见面了。上次来，他还给了我一张大楼平面图，我以鸟

类锐利的目光，迅速找到一个有阳台的顶层小户型，阳台的位置直朝着所谓 CBD 区，反正非它不要。朱小宝回去后，积极帮我打探，两天后，他说，这房是尾房，还没卖呢。又过了十来天，他打我电话，说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明天就要卖尾房了。

我说，这不是好事吗？

他说，是好事呀，但我担心你赶不到，房子就让人订走了，我们这里每个售楼员手里都有上百个要房的客户呢。

你放心吧，我看好的房子跑不了的。

结果第二天，我紧赶慢赶，还是慢了一步，当我上楼看房子时，楼下已经有人把房子给订走了。我下楼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愣了半天。我什么话也没说，一个人悄悄又到了楼上，刚才看得匆忙，现在这个房子被人订走了，再多来看的人也抢不走这个房子，我可以看得从容一些了。我暗想：我要把阵地看个仔细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。要知道，我是从深圳来的！

这个房子说是一房一厅，可真是有点欺负隔壁的邻居，因为它在这栋楼顶层的一角，包了整个顶层一半的阳台。这层楼有四户人家，也就是说，它的阳台占了隔壁邻居整整一个阳台的空间。我是看了隔壁的，那套房子一百多平方，没有阳台；而这套房才七十平方，却有四十平方米的露天阳台。推开阳台的门，东西长达十四米，南北三米。站进阳台有点不敢跨步，所有的高楼都在脚下。东面是北京电视台怪怪的方块状大楼，似乎刚刚完工，再远一点是什么 SOHO 现代城，西面方向的大楼就太多了，长安街沿线的建筑尽收眼底，当然我恨不得能看到天安门、国家大剧院，但我再怎么激动也不敢违心，这两个最牛的建筑确被林立的高楼挡住了，可这也会影响什么的，因为中央电视台就在眼前呢。我这就聊聊北面的建筑群吧，新起的中央电视台两座立柱正在空中的一个位置向一起倾斜（听说半年后，两个斜柱才能吻到了一块呢），和它平行的叫什么京广中心呀，嘉里中心呀，国贸大厦呀，不一而足了。它们的东面不得了，三座玻璃体的华贸中心正在封层呢。站在这个阳台，有一种空中楼阁的感觉，因为我站的地方八百米范围内没有等高的建筑，我的视力就失去了支撑。

正看得入神，一只黑色的鸟，从我眼前滑过。我眼睛快速地追趕着它的身影，消失在苍茫里。我这才看到远方，鸟的心脏消失的远方。怎么说呢，我对远方的感情是复杂的。我承认我和鸟一样都属于远方，可如果我

看不见眼前的美景我还真难以看到远方。晚霞出现在西方的天际，一带深蓝色的远山，微微起伏在夕阳里。而在东面，却恰恰是一天里最明亮的时分，大地一片空明，低伏的建筑、烟囱，多么可怜。飞机一个挨着一个，徐徐下沉。古老的运河，忘记了流淌，黄昏也是它最美的记忆吧。时间不早了，既然这个阳台有着如此的美景又有生命的远方，那这些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。我成竹在胸，默默地向看到的一切点点头。

3

我转过身，知道有个人站在我身后好久了。朱小宝。我转身时，倒把他吓了一跳，我顺便也向他点点头，跟他一阵耳语。他面露惊讶，点着头，手里挥舞着那份地铁小报，并向我保证：“一定一定，尽最大努力！”他走到阳台边缘，抓着半人高的扶手向下张望着，他说：“从这里到地面可能要飞半个小时呢，哪天，我飞的时候，你要借阳台给我用一下。”

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幽默的，但感觉还好，他这句话正好加强了这个阳台的深意，阳台竟然还有一种深远的人性关怀呢，这种向下的深度就这样开始释放着诗意了。在楼下一小块玻璃的反光中，我调整了一下站姿。

我对他始终放心不下，很快就自作主张，在同一个小区买下了一个单身公寓。我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：一年不行，二年；二年不行，三年、五年、十年……总有一天，我会拿下这一处登高望远的佳境。

4

铃声震耳，肖小姐走到我跟前，用河南话尖利地说：“赵主编叫你去一趟他办公室。”

“什么事吗？”我习惯地问一句。

肖小姐不解地朝我看，她似乎还没发现我小心翼翼的友善呢。我想：也许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上了复式楼的二层，轻轻敲了敲门，一个沙哑的声音传出来：“请进吧。”

我推门而入。一摞报刊的写字台后，看不到赵主编。一会儿，一个光光的脑门从椅子前浮了出来，他指了指前面的椅子说：“坐吧。”

我坐下了。

“这是你编的报纸吗？看看，这是什么名堂？你知道我们报纸的情况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也不少。听说你买了房子，你可以不来上班了，先生。”

“到处摘抄别人的东西太别扭了，把我自己的作品放在里面，也是无奈。我可不是为了拿稿费。”

“跟你说话，简直像对牛弹琴。你必须在下午回家前，把这个版的文章换掉。做不到的话，明天早上我就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不是看在刘局长的面子上，我们早就是朋友而不是同事了。去吧。”说罢，他在口袋里摸了摸，好像一不留意，我就会偷他一件玉器。他用力朝我看了看，我也看了看他，等着他从口袋里把我这个月的薪水掏给我。也许下了楼，我们真成好朋友了呢。不是有个老板作家说，“吵你没商量，永远是朋友”嘛。

我转身关门，下楼，重新坐回办公桌，这时我的手机响了，我悄声走出办公室，来到走廊，走廊信号又不好，我连跑几步，到了尽头的窗台，信号突然强起来，里面有人在大声叫：“快来快来，带上你的钱。”接着就挂了，是朱小宝的电话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但赵主编还没走呀。于是，坐在办公桌上，给朱小宝发短信，发短信可以拖延点时间。我问他，什么事。他回我，说那套房子又空出来了，他终于做通了先定的那个人工作。我答，好的，我就到。他说，好处费别忘了。

楼下有人找赵主编，他从楼上咚咚走下来，出了门。我忙起身，肖小姐看我一眼，又掉转头去。看我的风衣还在衣架上，她不吱声了。我出了大厦，瞥见赵主编正领着一个脸上有痣的人，往一部大货车走去。那个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我奔出大厦，终于坐上了地铁。我找出长城借记卡，准备在国贸站取一笔钱给朱小宝。

“快看快看，刘德华跳楼了，刘德华跳楼了，千真万确！”

有人惊诧，又有三五个人买了小报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上次卖报的小贩脸上就长颗红痣。他跟赵主编是什么关系呢？

朱小宝几乎是在地铁口接上我的。他开口就说：“你那方法奏效了，我跟那个男人一接触，他就松口了。不过，我还是给了他一套二房的，在小区里呢。所以所以，好处费，要多给我一倍哟。”

“一万？”

“都是这样的，老兄。我真是替你捏把汗呢，你知道啦，多难。”

“我先给你两千吧，我还要交定金呢。首付什么时候交？”

“两个星期之内。首付不交，定金就被吃了。”

“天，首付要多少呀？”

“二十万。”

“哦，又是一个二十万。先交定金才说吧。不过那些馊主意可不是我出的，是你的创见。”

“好好好，那我不是还要申领创新奖？”

我从一处背光的柜员机取出两千元现金，交给朱小宝，他站在黑暗里一张张摸索着。办完手续，当天晚上，朱小宝硬拉着我，要我请他吃川菜，又东扯西拉跟我套近乎。是呀，现在没他什么事了。我从心里还是感激他的，不知怎么搞的却对他厌烦起来，似乎也不再着急站在高楼的顶层，登高望远。我还欠他八千，得了吧，谁定的？我就是不给他又怎么样！最头痛的是首付，这时我才知道战争突然提前打响，又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结束了。我对着已经交付的单身公寓发起呆来，对这座准备留作持久战的堡垒无所适从起来。它把我从深圳带来的钱全用了。附近一家家的忙着装修，我这座堡垒只好改为民用，需要粉刷一下，最简单也要去掉五六万。麻烦一下子多了起来。

5

赶巧了，赵主编正有一个广告客户需要我们派人到深圳去一趟。肖小姐开始想去玩玩的，可赵主编不知道为什么没同意。当他把目光投到我这个老深圳身上时，我还有点忸怩。这反而加重了他决断的信心：“你，去一趟老家吧。坐飞机，部级干部待遇。”他竟然把折打得跟火车票差不多的机票豪比一次部长待遇。我笑笑，乐得从命。因为我想到了我的姐姐，股票炒得如火如荼的姐姐。

到了深圳，直奔我姐家，姐夫正好不在家，去法国搞什么研发了。我直奔主题，说她爱听的，房地产的前景，让她和我联手投资一把。其实也不多，二十万嘛，最后我丢一句给她：“大不了算我借你，行了吧？”出现了两种可能性，她反倒犹豫起来。借钱，她肯定不好意思收我多少利息。

她想来想去，决定去北京看看，看好了就投，看不好借也没门。三天后，我送她去了深圳机场。

朱小宝专门到北京机场接上了我姐。他嘴上的功夫我是见证过的，挺让人信赖的，我姐被他说得开始昏了，还没到现场看一下房子就被朱小宝带到售楼处刷了卡。这会儿才想到看一下房子，于是朱小宝领她上了楼。那天北京正好起风，天阴，云又低，她站在楼顶，人被吹得东摇摇西晃晃，什么美景也没看到，丢下一句话，“这可是神仙住的地方哦。”明说了，就是高处不胜寒。我姐回头一看，看到我的房顶是一个拱形的石头亭子，又丢下一句话：“巴黎圣母院嘛。只缺一个敲钟的了。”她刚从法国回来，她把我喻为丑陋的敲钟人了。

她开始对自己的投资没信心了。回到深圳，看到我递上的投资合作协议，上面我有这么几个条款，一是此房如果出售，必须要双方都同意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同意她一辈子也卖不成。二是增值部分，五五分成。也就是说，我的信息费和她的投资款是等值的。三是此房的装修费还需要她继续出资。也就是说，她花钱装修由我来做神仙。她看了看我，抬手撕了协议书，还说，“大仙，我算是被你忽悠了一把，还自己搭钱坐飞机给你买个仙境。你笑你笑，快点给我写借条吧，明年还钱，利息五万！”

“利息那么高呀！”

6

“利息还低了呢。知道吧，我刚从那楼下来，就有一个人找我说话，我看怎么那么面熟呢，原来是她呀，你猜猜是谁？”

“你在北京没听说有熟人呀。”

“他是电视台的，著名主持人呀。他也看上你那个仙境了，说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他的办公室，转手给他，立马给五万好处费。你这一年还我，你说我要你五万高不高！”

“不高，不高。”

天，我知道有人等在后面要这房子，但没想到还有出这么高好处费的。我回北京后，朱小宝整天跟在我后面磨，让我把房子再让出来。靠，以为我是炒房子的了，他被我严厉地骂了一顿，骂过之后我们都笑了。因为他

问：“如果有人出五十万好处费，也不卖吧？”我微微一笑说：“也许差不多了。哈哈。”

可是这个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就不知好歹了。他以为他的脸每天出现在世界各地，世界就是他的，全国人民也得听他的——他开始动员各种力量逼我把房子卖给他。

先是物业公司的人，什么水电工、管道工、领班、队长、经理，总经理隔三岔五的总有一些上来跟我游说，把朱小宝劝别人退房的理由又用在我身上。当然不管用了。最后，总经理丢下一句话：“我们不允许你在阳台上建阳光屋！”我还真没想过要建什么阳光屋呢。后来，我站在楼下一看小区，每栋楼顶有阳台的人家都建了全透明的玻璃房，这就是阳光屋吧。凭什么就不让我建呀？

接着公安局的也来了，天天查户口似的，好歹我的证件全齐，有几次竟被请到派出所里问各式各样的事情，连我在深圳谈了几个女朋友，他们都一清两楚。我就不相信，我喜欢什么样的做爱姿势，有没有采取强硬手段，他们也知道？哈，他们还就真的知道了。还放言：“说不准，你有可能吃官司呢。”

我反过来问：“那人给你们多少钱呀？”

他接我的话说：“小心，我们告你诽谤！”

我笑笑，再也不理他们了。

我回到单位后，跟赵主编交了差，事没办成，不是我的错，客户改主意了。结果，我意外地收到赵主编的表扬和奖励，他跟我说，客户待我离开后又同意了，是北京一个有背景的人物出了面，说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好像那个人是我的铁哥们儿似的。肖小姐在一边默默无闻地看着我，心想：这个小子摊上什么大运了。我跟她使了个眼色，她心领神会似的，到了晚上发来短信，说她想请我吃饭。我说：“好吧，我正饿着呢！”

结果一顿饭吃着吃着就吃到了厕所里。那是我第一次带一个女孩子来我的空中楼阁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正在厕所，老实说，我并没有那么强的防范意识，男人嘛，也不是女孩子。当我解着小手，门突然开了，我背对着门，也没有意识到有人进来了。肖小姐在我身后说：“你犯得着这么焦虑嘛，看你尿多黄呀。”我有点愧疚，尿就卡着了。我慌忙冲水，一屁股坐在马桶盖上，对她哭丧着脸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焦虑的呀，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法让我安静不成？”肖小姐多此一举把厕所门关好，撩起裙裾，腿一挪，就坐在我的身上了，“宝贝，人生多么自在，有多大事让你这么哀愁。”我被她挤得翻着白眼，还强要解释：“也许就是因为没人来找我玩，我的人生充满猜疑。”

“那么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好好的哟。从你来报社那天起，我就喜欢上了你，可你就是想着你的房子，连看我一眼都不堪重负。你呀你，守着栋家徒四壁的破房子比追一个女孩子更要紧，比采一束鲜花更浪漫吗？”

她褪了全部的装束。肖小姐的身体是细腻柔软的，当她举起身体开始寻找我的爱怜时，我一把推开了她。我的鲁莽自不待言，关键是我发现她并不陌生，她的姿势、身体都是那么熟悉。她怎么知道我的私密，我的性喜好的？我惊恐无比，我急着问她：“那个人付了你多少钱？你们真以为可以得逞吗？”

7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看着远方。马上就要开始装修，几天前把冰箱断了电，没吃完的几块肉，放在了阳台上。天开始凉了，我放在阳台上的几把沙滩椅、一把太阳伞，被风吹到了扶栏上。我赶紧上前收回它们，否则吹到楼下砸伤了人，麻烦就大了，物业公司说不定以此为由起诉我也未可知。

我把阳台上所有可以移动的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还是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真的，我开始怀疑自己神经有问题了。一天我从东郊市场买菜回来，刚开门就听到阳台上有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，当我推开阳台的门时，发现除了远方，还是那么多光溜溜的楼体。我开始骂起自己来，似乎并不甘心自己的感觉。我坐在阳台上看起报纸，一边细细观察身边的响动。等了半天，我转身进了房里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着体育节目。突然，我感觉身后出现响动，就像一面旗子在挥动。是不是哪方神仙穿着太空服降临人间了呢？我急回头，一只怪物把我吓呆了。

事后想到，那不过是一只大鸟，一只黑色的大鸟。它展开巨大的双翼，刚准备停在阳台上那堆碎肉前面，我就回转头来。也许人和巨鸟的眼睛是不可能对视的，可那一瞬间，我和它就是对上了眼睛，双方都为之尴尬了